

一江春水向東流

——還俗記之六

魯先銘

「凱歌前奏曲」寄相思

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月中旬，敵軍還未攻近南京，而我們的防禦工事業已告一段落；在時間上是一個間隙，正像暴風雨前夕的平靜。我在戰壕中無聊，便根據她那首詞，寫了一篇短篇小說，名之為「凱歌前奏曲」。本打算送給中央日報的副刊，想等待登出後剪報寄給她；可是當那文稿殺青時，中央日報業已內遷，我只好貼上幾角錢的郵票，將原稿送給文中的女主人翁羅西泰。在那封信之後，首都便進入籠城，而我們的音訊也就斷絕了。

我從南京逃到上海後，曹太夫人既一再的提到所謂洋少奶奶，還告訴了我，她新遷的地址和電話；當然掀起了我的回憶和凡情，雖然我和她從無超出友誼的關係，但那首詞却令我感慕無已。

我馬上要了一次電話過去，而她却不在家，翌晨我再度連絡，她家人說她到大華泳池去游泳去了。那距離金是咫尺之遙，即在大華飯店的舊址上。我信步的走了過去，買了一張門票，並租了一條泳褲，脫換後走到池邊。早泳的人不少，但我一眼就看到了羅西泰，因為她仍是穿着那件兩截式的游泳衣，那是我和孫、陳三人合資在尼斯所送給她的。

我老遠的叫着，她愣了一愣，但當雙方都意識到的時候，便對沖的跑着，擁抱在一起。

「我相信你不会死的！」她仰着頭望着我。

「那妳為什麼到我家去哭？」

這是我哭的是為許多為抗戰而犧牲的烈士」。這是真話，羅西泰對我個人的感情，並未深到如許的程度。而是為了我是回國抗日，她鼓舞我，激勵我，珍惜我的生，哀悼我的死，是出之於公誼公憤，並不完全是為了兒女私情。這又是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得以勝利的原因之一。記得我抗日戰爭是突然的，不得不將我回國參戰的實事告訴了房東，以免有所懷疑，她不僅沒有絲毫的為難，反而邀集了所有的住客為我送別。「國家至上」，中外一致，羅西泰對我的感情，大體是出之於此。當然由於大規模的重逢，而感情更有所增益，那也是必然的現象。

「打算怎樣？」

「休息幾天，就由香港轉到武漢去歸隊。」

凡是中國人都如此

「還要去打戰？」

「若不為了打戰，我就在南京做和尚了，而不會出來。」

「對！這口氣，我們誰也噓不下去的。」

羅西泰的口吻，與老和尚守志師傅是不約而同；不光是他和她兩個人，凡是一個中國人都是如此。

「什麼時候走？」

「大概到月底，我看了報，八月底有一隻阿拉密斯到香港。」

我留法的期間並不長，法文也壞得可以，却不知是什麼緣故。我却非常喜愛法國，所以我所選擇的這隻阿拉密斯，又是一艘法國的郵輪。

「那還有半個多月，我陪你玩玩。」

羅西泰在上海的交遊很廣闊，她真是謝絕了一切的酬應，而陪着我。於是我們清晨游泳，晚間跳舞，只有中午到傍晚的一段時間，各人回家休息，因為這一段時間，實在太熱；時維八月，正值盛夏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們同坐在一處洋人所經營的舞廳裏。那時日軍尚未發動太平洋戰爭，所以上海的租界，還是洋人的世界。而那所舞廳裏也很少中國人在座。

我還是那件湖縐長衫，一個光光和向頭；而相借的却是完全「洋婆」化的羅西泰，真是不倫不類，所以一入場後，便有許多洋人望着我們。

「妳看，他們是怎樣的猜着我們？是不是像一個洋婆子軋了一個中國的身軀！」

那時的汽車駕駛員，還無司機之稱。

她聽了我這句笑話後，向全場掃望了一下，也覺得在那場合中，我們真是惹人注目的一對。她聳了一聳肩膀說：

「我想他們一定在猜想你是一位中國的洋場瀟灑，而帶了一位羅松舞女。」

自從蘇俄革命後，有許多白俄流亡到上海，不添了一批兼帶資金的羅松舞女。

「羅西泰！」我隔壁的拉着她的手說：「你不嫌棄我這一付怪像麼？」

內在美遠超外在美

「你的內在在美，遠超過你的外表，即使你西裝革履，油頭粉面，也不能算是一位美男子，我喜歡的是你的才華。」

「妳何以見到了我的才華呢？」

「就以你爲我們寫的那篇小說『凱歌前奏曲』吧，便令我百讀不厭。」

「啊！對了，那篇小說你還留着麼？還給我，我沒有留底稿。」

「不行，我得留着。假設你須要的話，我可以爲你抄一份，可是那底稿，我可要留作紀念。」

第二天晚上我們再見面時，她交給了我一捲稿紙，那便是她爲我抄寫的謄本。

「凱歌前奏曲」雖是一篇短篇小說，但却有近萬字左右，而她竟一夜未睡，連晨泳也加以放棄，真使我爲之動容。

她抄寫的手稿，我一直帶到昆明，在第一次和內子承美口角間，我一氣之下，將那篇底稿又撕燬了。其實我們夫妻那次的小事件，並不是爲了羅西泰。

戰後，我再遇到羅西泰。我問到她：

「凱歌前奏曲的稿子還存在麼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那末再抄一份給我。」

「我抄的那一份呢？」

「丟掉了！」

「爲什麼那樣的你不珍惜着它？」

「戰爭！丟掉的東西多着呢！」

這回她却沒有肯費一夜的時間爲我抄寫。在勝利的翌年——民國三十五年，我調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服務。那是爲了國軍和共匪的糾紛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乘程來華，建議由中美經三方面所成立的調處機構。因爲急需精通英文的人才，我就函邀羅西泰來做我的秘書。她的復函是厚厚的一本，打開一看，竟是凱歌前奏曲的另一抄本，在稿紙的空白處，她用紅鉛筆寫了一句法文：

「我不會到北平來做你的姨太太的。」

那是她一種誤會，我之邀請她，也是爲了欣賞她在外國語文方面所具有的才華。可是她既不肯來，也只好算了。

熱門機關——軍調部

軍調部是當時的一個熱門機關，每天都有許多記者來包圍着找消息。有一次我在實在「無可奉告」下，便將那篇小說稿交給了大公報的記者。在三十五年五四紀念日登載了出來，內容雖是一字未動，而將題目的「凱歌」的數字改成了「凱旋前奏曲」，實在令我十分的不滿意。

這篇剪報至今還保留着，爾後出單行本的時候，我想附錄在後面，以請益於讀者的指正。

俗話說：文章是自己的好，我却沒有這種觀念；拙作遺散者甚多，我從不集藏，而對這一篇却敝帚自珍，原因是那真是在戰壕中所寫成的。

老和尚守志師傅由家人田喜陪伴下，在上海玩了幾天，便打算返回南京去。有日軍憲兵隊的通行證，應當是毫無問題；可是那上面寫明是兩個人，而現在只老和尚一個人回去，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顧慮。可是當我向守志師傅商量的時候，他毅然而然的回答我說：

「那你交給我好了，我只有老命一條。」

「師傅！話雖如此，可是爲了我，而牽累到你，我總覺得過意不去！」

「我和你素昧生平！」他突然的扳起了臉說：「在槍林彈雨之中，我都收容了你，今天你已是我的徒弟，這樣的後果，我會承擔着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「……」我只有激動得來，涕淚縱橫。

「哭什麼？」他有點發火了。「即使我爲這件事而出了岔子，也是值得的，這不完全是爲你，而是爲我們吃糧的人！」

首先不要忘了國家

守志師大概又回憶到了庚子，又回憶到那永清寺石榴園中四十六具死死，七十歲的長者，先儘管是昂着頭，這回他却低了下去。他拉着我的手說：

「二覺！不，你俗名叫什麼？對了，先銘！千萬記住：第一不要忘記國家，其次不要辜負你是佛門弟子。這就夠了，其餘的都不用去想。」我立刻跪下來向守志師傅磕了一個頭，我說：

「師傅！請您放心，我決不會違反我們的國家和信仰的。」

小妹先因，還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，先是幾乎駭呆了，這回却嘆的一笑。

「妳笑什麼？女施主！」他瞪了小妹一眼，接着說：「不是笑我們和向也吃肉？」

這下子却使得小妹臉一紅。

守志師傅馬上轉過臉來問我說：

「在南京鼓樓寫着的那鐵架上，寫的是什麼？寫的是總理遺教！人生以服務爲目的，不以奪取爲目的。」我噙着。

「對了，佛教的宗旨，也在爲人類服務，吃肉不吃肉都沒有關係。」

「記住！因妹！師傅的話，妳也得記着！」
小妹突然也跪了下去。

「你們鈕府的人，都有善根，阿彌陀佛！」
守志師合十着。

我一直將師傅送到白渡橋，他步行穿過蘇格蘭裙子武裝的士兵陣容，頭也沒有回的走了過去。

別後的「S」變了心

歸途中我拉了小妹先因走進了弟弟咖啡店，我們一面飲着冰飲，我盤問着小妹。

「嫂嫂是不是死了？」
「那裏的話？前兩個星期，才走上海過，回天津娘家去了。」

「那末爲什麼媽媽一再的阻止我寫信去，還慫恿我和羅西泰來往？」
「你見了那位洋嫂後怎樣？」

「妳也跟着胡說！什麼洋嫂嫂！」

「不管是不是洋嫂嫂，假設哥哥是歡喜羅西泰，我們都雙手贊成你討她，而不要那位原來的嫂嫂。」

「到底是怎樣一回事？」
「媽不許我告訴你，怕你傷心！」
「是S死了？」

「決沒有，是變了？」小妹更激動着。
S畢竟和我做過夫妻，我對她的性格，可說

是十分的了；她有充份的活動力，可却無耐心來默守成規。我們間與其說感情不好，無寧說是性格不合；這要歸咎於教養的不同。談到教養，大家一定會談到教育程度的差池，其實不僅乎此，我們之間，所最顯著不同的，是生活教育的養成。我！從十五歲就一個人生長在國外，而她呢！是在一個比較腐化的舊式家庭中長成，養成一種唯我獨尊的性格。

她之沒有隨我到法國去，並非限於經濟；兩

家的家庭經濟情況都還好，岳父也極力贊她她去，而她却留戀着她所留戀的東西，就這樣因循了兩年。

可是我們的感情竟管是如此，而我回國後，她却鼓着犯難的精神，突破江陰封鎖線而來到南京探望我，那正值龍城的前夕。這樣性格奔放的女人，叫她陪我一同上前線，並不一定猶豫；但要她到姑嶺山上去伴我的老母，却不容易。所以她的變，本在我的預料之中。但我問到妹妹，我却問死而不問變，那是我終有一點自私心。

事情的經過是這樣

事情是這樣的：前妻S突破江陰而來到南京是二十六年的十一月底，三天後我逼她乘坐最後的遺眷船溯江而上，當時家母正避難姑嶺。那所名山，談到避暑，固然是勝地；一用來避難，尤其是冬在冬天，寒風瑟瑟，那就凍凍得可以！那裏是S所能忍受的？

在南京失陷後不久，她便藉探尋我的行踪爲名，而去了武漢，當時是軍政西遷的重鎮。在那裏她遇到了士官後我一期的同學L——這便是爾後做了她的先生。

L與我不僅是同學，而且是同鄉。一度想和我的堂妹結婚，因之與我的家庭來往得相當的密切。S與L是否靈犀相通，我完全無所察覺；尤其是我留法的一段時間，S的行動更是暢所欲言。但若說L是乘人之危，以戲友妻，那却是天大的冤枉，根本沒有預謀。

S到了武漢，也是人地生疎。雖然有我的四姊先嚴在，但家姊文寶思承却服務於財政金融界，當然不如向軍界的同學去探尋來得便利，何況S與L也因我而爲舊識之交。

L當時服務於大營的參謀機構，好的是情報靈通，壞的是判斷下得太快。在南京淪陷半年的時間，他們判斷我沒有再活着的可能，便開始談到婚姻。

我在前文敘述過：S的性格是積極性的；只要一感到現況的不滿，便企期着新的創造；固然是往往會過猶不及，但這種追求生存的活力，也未可厚非。

俗話說：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城牆都擋不住；寡婦再難，本是天經地義的事。我的腦筋並不古板，即使死了，並不希望太太爲我守節，來造貞節牌坊。何況更有令我感動的，那便是他們對我那遺留的孩子所打算的處理。聽說他們認爲：死者已矣，那是沒有辦法挽救的命運，而遺留下孤兒，却必需使他教養成人。

平生兩件難得的事

生老病死苦！人，在彌留之際，最放不下的便是俗債；果能託妻寄子，則真是死而無憾矣。我常常戲語朋友說：我鈕先銘半生的經歷，並不足以耀人，但有兩件事，却很難得；那便是做過和尚和一度有着死的經驗。談到做和尚，前有蘇曼殊，繼有劉健羣，我並不能專美於前，可是一個人的死，一生只能有一次，而我至少會有二次；經驗難得，我每以此自豪。

記得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三夜間，我因未及撤退而跌落長江中；當時我穿着一身棉軍服，自然無從游泳，已自知是死之將至，唯一我想說的話：「算了吧！仗也打敗了」。我沒有想到國家，這更有願個人的榮譽，最多只想到了責任感。但這個責任，却並不是想到妻子！

可是那只是一瞬間的事，到了遇救而重新要活下去的時候，上自國家，下至私人的小事，無不一一的來加以回憶，判斷，甚至於幻想。放翁有詩云：老病已全性欠死，貪嗔雖斷尚餘痴。貪嗔痴愛是七情六欲的一種，我自入空門後，更有所領悟。

我對前妻S的判斷是不死即變，這是必然的演進。

「寡婦嫁人，就嫁好了，何必又要回娘家去

一次呢？」我的語氣用得很重，當然不是針對着

我的小妹，而是多少有點負氣。
「問題是她並不是寡婦，將怎樣辦？」
「那是我逃出來之後的問題。我既沒有寫信，至今她還不知她不是寡婦。我問的是她為什麼要回天津？」

「聽她自己說：一是爲了想向我們家要她的孩子，一是因爲她的父親——親伯說：先銘總是爲國家而犧牲的，即使要再嫁，也應當等到一年以後，所以要她回去住幾個月。」

「……」
我沒有再按捺，母親愛孩子是天經地義，寡婦再嫁，早晚都一樣。我的前岳父，家庭雖頗爲腐化，但心地是善良的，而且對我過去也特別的愛護。他這種處理，倒也仁至義盡，因爲我知道，誰也無法阻止S再婚。

「S」再婚我們管不着

小妹看我沉默不語，她望望我說：
「關於侄子，媽說我們帶去又不是沒有親人，現在還在打仗，她何必要去養，至於說她要再婚，那是她自己的事，我們管不着。」

在舊禮教和新思想的觀點下，對於再婚，本是見仁見智。我個人一度出生入死，縱然是滿不在乎，但我的父母兄弟姊妹，他們是怎樣的想法，從妹妹的這一句中，就可見一般；我知道，家人對於S的作法，多少是帶些憤慨。假設我真是殉職了，人已死，家裏也當然就無話可說，然而我居然活着回來，我的庶母也好，妹妹也好，又是一種想法，總有些報復的心理；所以想以羅茜

泰爲工具，來對付S。
「怎樣？」二哥，S已經無可救藥了，我想你還是和洋姨媳結婚吧！給S一點顏色看看。」
因妹又提到了羅茜泰。
「你們真糊塗！……」
「什麼糊塗？走一個，討一個，有什麼錯？」

「天知道；你問我，我問誰？」
「你是東西洋留學生，又是學軍事的，我問你問誰？」
「你想……我……至少兩年，多則可以到四五年以上，外國就有所謂七年戰爭，三十年戰爭，百年戰爭。」

「要打那樣的仗。我看你不要再去打了吧！」
「俗話說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。爸爸媽媽送

因此我不得不改變口吻說：
「因妹！妳太小，所以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韋千里爲我算命說：我廿七歲以前的東西，連褲子也不能留一條；我並不相信算命，可是韋千里這句話，我非常的重視，我覺得，不僅是我一個人，凡是一個中國人，在這次戰爭中，不能保留褲子的人，一定很多，在這個時期，我丟掉了一條褲子，馬上就想找一條新的，那末別的丟了褲子的人，個個都能找回來麼？我所追尋的是千百條褲子的事，我得爲千千萬萬人找回他們或她們所丟掉的褲子。」

「這樣的找法？」
「這樣的找法麼？打仗嗎？死一次還不夠！」
「妳這句話才怪呢！我要是不爲了打仗，我何必逃出南京？我在鷄鳴寺，老和尚待我像兒子，別的和和尚拿我當老子，我可以賺錢養活他們，我等於是鷄鳴寺的方丈。」

「那還不是爲了你有妻室兒子，假設我們早通知你說媳婦變了心，我相信你可能會逃出來。」
「妹妹笑了，這當然是一句笑話；我用不着再和妹妹繞口令兒。」
「仗，什麼時候可以打完？」
「妹妹出了一個難題給我做。」

「不問留學生問誰？」
「天才知道；你問我，我問誰？」
「你是東西洋留學生，又是學軍事的，我問你問誰？」
「你想……我……至少兩年，多則可以到四五年以上，外國就有所謂七年戰爭，三十年戰爭，百年戰爭。」

「要打那樣的仗。我看你不要再去打了吧！」
「俗話說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。爸爸媽媽送

我留學去學軍事，而到打仗的時候，我不打了，成話麼？」
「那當然，不過你能不能像嫂嫂的那位？」
「我到什麼大本營去工作？」
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妹妹！妳是不是想這樣做法，比較危險少一點？」
「我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「那妳錯了，當然妳不會懂得戰爭！就是去年的這幾天，八一四，一顆炸彈落在了「大世界」，便死了幾多的平民。」
「大世界是一所遊樂場的名稱，座落在舊法租界。我繼續的說：
「誰都認爲租界是最有安全保障，可是照樣可以發生意外。戰爭是全民的，不要說我是軍人，就是妳，……我用手指點着妹妹的鼻子說：「都很難說沒有危險。」
「人總有運氣的好壞！」
「是運氣，但不是宿命論！」
「可是，二哥！你知道，你在我們家庭裏是多麼的重要！」
「誰無父母，誰無子女，誰無兄弟姊妹！」
我和妹妹這一段對話，真是不幸而言中，爾後家姊濟羣在湘贛間逃難，便被敵機掃射而受重傷。我做了一輩子軍人，反而倒沒有掛過一彩。我和因妹雖然在弟弟斯得咖啡店談了很久，而好像在談別人的事似的，不但沒有作正確的結論，而且是輕描淡寫，似乎不着邊際。也許有人認爲這是矯妄過正！但，誰也無法了解我當時的心情；戰爭失敗，遁入空門，苟全性命已經是多餘，我哪裏還會和他人去計較？」

家家教語報平安

那天晚上，我破例的失信於羅茜泰的約會。我打算寫封長信給S，以說明我再生的經過和心情。可是寫了半張，寫了撕，永遠是詞不達意。當然爲了鷄鳴寺全體的安全，我不想在被檢查信件時發生破綻；最主要者還是我這種尷尬的立場，無法來左右她的取捨；所以我只寫了：「已安抵滬。將即經武漢歸家。」的寥寥數語而已。